

百 卷 本

世界全史

主编 史仲文 胡晓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世界近代前期 哲学思想史

史仲文 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世界近代前期哲学思想史,约略相当于中国明代时期。在西方,上起自文艺复兴时代,下至 17 世纪理性主义哲学。这一阶段哲学思想,在人类思想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它对资本主义文明的形成和走向成熟,对人类思想文明的历史构建,都具有重要的不可取代的历史价值。正如恩格斯所说,这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的历史时代。本书以介绍西方哲学思想文化为主,对文艺复兴以后的人文主义哲学和 17 世纪的理性主义哲学及其代表人物库萨的尼古拉、莫尔、康帕那拉、马基雅维利、蒙田、布鲁诺和培根、笛卡尔、霍布斯、斯宾诺莎与莱布尼茨,浓彩重抹,条分缕析,作了详细的评介与考析。同时,也对中国明代的哲学思想及思想流派和主要的思想家王阳明、李贽等作了相应的分析和介绍。本书立论平正,臧否得宜,书中人物个性鲜明,风采凸现,易为中国读者接受和领悟。

目 录

世界近代前期哲学思想史

一、概 述	1
1. 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关键性时代	2
2. 鲜明的时代主题:人文、科学、民主	6
3. 西方近代哲学思想兴起的四大成因	8
4. 转折与发展:本代西方哲学思想的两个基本阶段	21
5. 非平衡态:东、西方哲学思想演变的两种节奏	22
二、人文主义哲学总评	26
1. 一个巨人汇聚的世界	28
2. 高举复兴旗帜,开拓新的文明	31
3. 为着科学,远离、质疑上帝	33
4. 个性生动,主旨鲜明	39
5. 有巨人哲学,没有哲学巨人	41
三、人文主义思想家	45
1. 库萨的尼古拉	45
2. 埃拉斯谟	54
3. 托马斯·莫尔	59
4. 康帕内拉	73

5. 马基雅维利	87
6. 蒙田	104
7. 布鲁诺	118
四、17 世纪西方哲学概览	132
1. 西方近代思想史上哲学家集群出现的世纪	132
2. 西方近代哲学卓然独立的世纪	133
3. 科技、革命、哲学高潮迭起的世纪	134
4. 17 世纪西方哲学的地域特征与思想体系	140
五、弗兰西斯·培根	143
1. 培根评价	143
2. 培根的生平	151
3. 培根的哲学成就	156
六、托马斯·霍布斯	172
1. 霍布斯的生平与历史地位	172
2. 《利维坦》的思想体系与成就	179
3. 霍布斯的哲学思想	185
七、勒奈·笛卡尔	192
1. 笛卡尔哲学的历史地位	192
2. 笛卡尔的文化性格与生平	196
3. 笛卡尔哲学解析	202
4. 争议与影响	221
八、别涅狄克特·斯宾诺莎	225
1. 斯宾诺莎生平与哲学总评价	225
2. 斯宾诺莎哲学的类型、体系与方法	235
3. 斯宾诺莎的本体观、价值观与政体观	239

九、哥特弗里德·威廉·莱布尼茨	248
1. 莱布尼茨其人其事	248
2. 莱布尼茨哲学的特色与成因	263
3. 莱布尼茨哲学思想考析	273
十、明代哲学思想及其代表人物	284
1. 过程与评价	284
2. 心学大师王阳明	295
3. “异端”哲学的代表李贽	304
4. 两点比较	308

一、概 述

世界近代前期哲学思想史,其历史时限,上起公元 15 世纪中叶,下至 17 世纪后期。在西方,它大体上始自公元 1453 年拜占庭帝国灭亡之时,止于 1688 年英国光荣革命结束之日。在东方,则约略相当于中国的明代,即自 1368 年明王朝开国至 1644 年清军入关建立全国性政权为止。按照西方哲学史家文德爾班的划分方法,这一段思想史正好称之为“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亦即中国哲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宋明理学”中的明代理学时期。

这一段思想史,时间固不算长,但它的内容却极其丰富,历史地位也十分显赫。它上承数千年文明传统,下开数百年历史辉煌。它前瞻后顾,自成一体;它超越前人,影响巨大;它确立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基础形象,同时也影响了世界文明的发展速度和发展进程。

讲清楚这一段历史,实在并非一件易事,而它又分明清清楚楚地摆在人们面前。似乎即使不作深入研究,人人也能明白它存在的含义——实在如今世界上 50 多亿人口,但凡有点文化,有几个不知道文艺复兴运动的?一方面,它精深博大,一方面它又尽人皆知。换句话说,正因为它精深博大,所以才显得平凡无奇,而又正因为它具有这般平凡无奇的大风度,才更显示了它博大

精深的文化涵义。何况，彼时的世界，既有灿烂的西方文明，又有依然强大的东方文明。所以概述这一段思想史，就显得尤其头绪纷繁，路曲峰多。这里择要而言，只谈五个基本方面。

1. 人类思想史上的一个关键性时代

这时代，在人类思想文明发展史上，其地位十分紧要。简而言之，这是继人类历史上古希腊古罗马和中国先秦时代之后的又一个黄金阶段。

人类古代史上的黄金时代，首推古希腊古罗马和中国的先秦时代。这两个时代，可谓东、西辉映，双峰并峙。在一些西方人看来，自然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化高山仰止，未有敌手，但又不得不承认，中国先秦文化也是人类历史上一份不可多得的极其宝贵的文化遗产。

虽然人类自诞生以来，无时无刻不在进步，人类历史无时无刻不在发展。但是，人类的进步和历史的发展，不是均速的，而是波澜起伏的——有辉煌时代，也有黑暗时期。以西方思想史论，古希腊罗马时期，就是第一个辉煌时代，而自古罗马文化式微之后，中途大约经过 15 个世纪，也未曾创造出可以与古希腊古罗马文明相匹敌的文明成果。

15 世纪中叶之前，虽然西方哲学思想史上也曾出现过影响各异的思想流派，也有过各式各样的创造和争论，也曾出现过罗吉尔·培根和托马斯·阿奎那那样的著名哲学家，但是他们的历史成就，仍然不能和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大哲学家们相提并论。可以说，自古希腊古罗马时代过后，人类盼望一个新的属于未来的哲学思想的黄金时代，已经为时久矣，而这个时代，终于

在文艺复兴的旗帜之下，以前所未有的气势，成就和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从此之后，西方哲学史上，又出现了一个可以和古代黄金时期相比美，而且远远超越了前贤的新的辉煌时期。

在东方，则自秦汉以来，尤其是自董仲舒建议“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也没有一个历史时代足以和先秦时期的思想文明一较高下。宋代理学尽管影响巨大，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儒学的一个新的发展时代，也可以看作中国古典儒学走进其历史发展逻辑的极限境地。宋明理学固称一体，但二者多有区别。宋代理学意在集历代儒学发展之大成，而后综合发展之，成为中国儒学历史发展的逻辑归宿。明代心学固然与宋代理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却又是传统儒学走向新的历史转折的一个重要契机。旧理学至王阳明，已经“山穷水尽疑无路”，唯有接受历史挑战，走向中国式的启蒙时代，才能“柳暗花明又一村”。于是王阳明应运而生，于是王学终于背离初衷，成为一面反叛的旗帜，于是有了明末清初三位启蒙人物的出现。但是即使这些思想家以及后来出现的更为卓越的思想人物，依然不足以构成中国思想史上的黄金段落。正如历史已经证明的，中国现代哲学的前途，首先应该建立在综合东、西方哲学文化成就的基础之上，中国现代哲学应该成为一切人类哲学文明成果的卓越继承人。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新的历史时代的开始，尽管东西方哲学思想的发展大不平衡，但严格地讲，西方近代哲学思想史，亦即人类近代思想文明史，即是发端于文艺复兴时代。这个时代的西方哲学，人物济济，流派众多，著作浩繁，影响巨大。

评价历史成就的基本标准，是看它对历史的贡献大小。西方近代思想史上的人物，不但继承了先人，而且超越了先人。中世纪时期的思想界人物，与古希腊古罗马的思想伟人相比，总不免

有些小巫见大巫的样子,甚至有南辕北辙、倒行逆施之嫌,虽有贡献如许,然多在细节末节方面下功夫,尽管精雕细刻,终不成鸿篇巨制,仿佛流溪涓滴,缺乏长江大河的浩瀚景象。文艺复兴以来的思想界则不同。文艺复兴至今,不过 500 年时间,悠悠 500 年间,多少新思想、新见解、新理论、新体系、新风格、新流派、新人物,层出不穷,纷至沓来。他们以自己的实际成就,确立了自己的历史地位。他们站在新的历史高度之上,不但超越了前人,而且和 1500 年前的思想巨人,遥相问候,平起平坐。

有人说,今人唯有超越古人,才有成为古人的资格。不错,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近代史上的那些风云人物,就是以自己的历史成就而展示了自己的时代形象。对于生活在 20 世纪的人们来说,他们已成古人,而且是不朽于人类文明的一代伟人。

这个历史阶段之所以重要,还因为这个时期的思想人物,不但作出了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巨大贡献,而且在其历史时空所允许的发展广度、长度、深度等方面也都达到了前无古人的历史境地。

所谓发展广度,即指这个时期的思想家,不是如古希腊古罗马时代那样,只集中在欧洲南部的两个半岛地区,而是遍布欧洲大陆,可以说,无论南欧、北欧,无论大陆、岛国,无论平原、山地,无论大国、小国,随着欧洲近代文明的发展,但见东边日出西边雨,各领风骚,精彩纷呈。

所谓发展长度,即自文艺复兴以来,直到 19 世纪晚期,在整个西方近代历史上,思想界的著名代表,前赴后继,英才辈出;杰出的哲学著作,层出不穷,从未间断。历史的发展,既有高潮也有低潮,但这段历时数百年的迅猛发展时期,在人类历史上,纵非绝无仅有,也堪谓十分罕见。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也有五六百年

时间,但这五六百年间,古希腊古罗马 经历了发展、壮大、繁荣、强盛、衰微和死亡的过程;此后进入低谷,不复昔时景色。西方近代文明,因为其自身历史的文明内涵异常丰富,表现在哲学领域,也是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而且春华秋实,各具风采;南腔北调,皆成美声。这在人类历史上确实是不曾有过的壮丽景象。

所谓发展深度,是说它们以自己的思想内涵和实际影响超越了任何一个既往时代。它们的历史地位或许该与人类历史上曾有过的最重要的文明时期相提并论,而它的实际成就,又具有更强烈的现实价值和发展价值。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固为一代之雄,但其思想毕竟距离西方近代文明已遥遥久远;而同样伟大的笛卡尔、莱布尼茨和斯宾诺莎,就和近代西方文明的创立息息相关了,他们是属于历史未来的新一代思想巨匠。

这一段思想史重要,还因为它的基本内容和价值原则,直到数百年后的今天,对于当今世界特别是资本主义文明,依然具有巨大的甚至是直接的影响。现代西方出现的种种哲学理论、学术流派和各式各样的思想体系,毫无例外地都可以从西方近代思想史上的人物与著作中找到依据与渊源。

从思想到体制,无论现代西方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模式,还是价值系统,都与西方近代文明一脉相承,一理同源。罗斯福总统的政治理念和潘恩先生的政治理念其实差不了许多。邱吉尔先生的民主思想和洛克先生的民主思想同样相去无几。对于西方以外的各个民族而言,为着自身的强盛和现代化需要,了解西方近代文明史上的思想、理论和著作,也是一项不可或缺的历史性责任。真理本无国界,尤其那些已为人类历史证明了的具有普遍性意义的真理,更是全人类的共有财富。

2. 鲜明的时代主题：人文、科学、民主

人文、科学、民主，可以说既是西方近代哲学的原因，又是它的结果。没有人文运动，没有相应的科学成就，没有近代民主进程，也就没有西方近代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就是原因。而西方近代哲学建立、传播的历史逻辑，又在于启蒙、推动、概括、升华和完善西方近代人文、科学与民主的发展。这样看来，它们又是结果。换句话说，它们既是近代西方哲学思想的出发点，又是它的归宿点。好像一个螺旋上升的圆圈，从一个特定的始点出发，经过某种必要的发展轨迹，在形式上似乎又回到原来的起点之上——并非真的回到原先的起点，而是在更高的层次上达到与原起点的同位发展。

人文、科学与民主不是一蹴而就的——天下哪有这般省力的事！它们作为历史发展的公认主题，也不是一并提出，更不是同时被认同的。大体说来，人文思想出现最早，影响最大。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思想，就是以人文思想作为自己的主调的。当然不能因此就下结论说，先有人文思潮，后有科学时代。但科学时代的成熟标志，在于牛顿力学的完成，这也是无可争辩的事实。而民主制度在欧洲的建立，时间还要晚些。实际上，西方近代文明，并非一开始就追求民主。相反，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民主不是主题，而建立统一的强大的民族国家才是主题。这个主题，先在意大利，后在英格兰，尔后才在欧洲大陆渐次得以实现。先要强大，后要民主，没有民主不能强大，没有强大也无力支撑民主。这好像是一个历史的幽默，又好像是一道很难予以直观理解的悖论命题。而彼时的思想家们，都是自觉或不自觉、有序或

无序地为着达到这个目标而追求、探索、奋斗乃至英勇献身的。同时，随着西方近代文明的深入，这种人文——科学——民主的历史主调，也日益清晰起来。

西方大哲学家罗素说过：“通常谓之‘近代’的这段历史时期，人的思想见解和中古时期的思想见解有许多不同。其中两点最重要，即教会的威信衰落下去，科学的威信逐步上升。旁的分歧和这两点全有连带关系。近代文化宁可说是一种世俗文化而不是僧侣文化。”^①

这段话讲得极中腠理。而所谓世俗文化，其实就是人文文化。中世纪的西方文化，乃是一种神学文化。因为它是以基督教神学为主旨的。哲学也罢，科学也罢，或者不允许存在，即使存在，也只能成为神学的附庸。神学是主，哲学是仆。虽有哲学不能成为思想主流，虽有科学不能与神学相忤。中世纪世俗文化之低下，反映了人的地位的卑微。而世俗文化取代神学文化的标志，就是人文主义大旗举起来，人文主义思想立起来：人要脱离上帝，人要超越自己，人要在上帝面前挺起腰杆，人要以自己的观点解释世界，人要按照自己的面貌去生存，人要追求自己的利益和幸福，人要把本来属于自己而后来被上帝拿去的地位讨还回来。

只是这种人文世俗文化的兴起，并非发端于一般意义上的西方“近代史”而已。它实际上起始于文艺复兴运动。它大约在公元1350年前后，就已初露锋芒，经一百年后，到了1453年左右，已经形成气候。自此，人文主义思想家们，不仅要潜移默化地去改变旧世界，而且要大声疾呼地阐扬新世界了，尽管这个新世

^①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3页。

界在诞生过程中,犹不免如婴儿降生一般,会带来一些旧的污痕与血迹。

3. 西方近代哲学思想兴起的四大成因

如上所言,西方近代哲学史,是人类思想文明史上的巨大辉煌期,这不仅因为它取得了前人所从来不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而且因为它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世纪。这时期经典作家的思想体系、价值观念,不但与中世纪的神学家们水火不容,与中世纪的哲学家们风马牛不相及,而且和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哲学思想家也有本质区别——尽管他们常常打着复兴的旗帜,实际上其所作所为,都是那些伟大的先人们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崇高事业。

其所以如此,不但因为在这样一个时代,产生了一大批具有渊博学识的人类通才,而且还因为这些通才有了赖以生存的非常优越的文化环境和历史环境。简而言之,可以称之为近代哲学得以兴起和繁荣的四大成因。

(1)人文主义日强日盛

欧洲人文主义,始发于意大利,以后次第传向北方,但人文主义思潮和创作,首先不表现在哲学方面。实在说,在那个时代,人们还无暇进行那么深入细致的思考,也无法作出石破天惊式的警言慧语。意大利的人文思想,最早出现在文艺作品中,它们不是以抽象思维方式,而是以形象思维方式,首先登上历史舞台。而且这种形象思维,也不以大悲大喜为特色,他们笔下讴歌的并非古希腊悲剧中充满崇高情感和壮丽行为的英雄好汉。他

们并非人类的救世主，又不是半人半神的怪物，也不以超人式的传奇形象登上历史舞台。他们更喜欢以普通人的身份，以凡夫俗子的形象去表现自己的情欲与物欲。他们的行为不但绝少英雄主义气概，甚至连正人君子也不屑去做。他们重情更甚于重理，重欲又甚于重情。他们中最早期的代表作，则是但丁的《神曲》和薄伽丘的《十日谈》。以后又有了瑰丽无比、气象空前的以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为代表的雕塑与绘画。这些绘画和雕塑，也以人的面貌、人的追求、人的本质、人的智慧为自己的追求与本位。

《神曲》被认为是“中世纪文学哲学之总汇”，但丁被称为“诗界之圣多马”。但那方式，却是站在世纪之交的新的思维方式的形象展现。但丁以一个凡人的姿态，进入地狱，进入神界、进入天堂，这在中世纪神学传统中不唯不可思议，而且近乎大逆不道。但他还要把自己的所见所闻，一一记录下来，以一个凡人的身份去评论三界的曲折是非，以此展示他作为一代世纪新人的思想风范。

但丁已然不同凡响，薄伽丘还要变本加厉。如果说但丁还可以看作属于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那么薄伽丘则已经全然属于新的时代——文艺复兴时代的一位杰出的文学家。他的《十日谈》，借书中人之口，谈情论欲，无所顾忌。几百年间，有多少人认为是诲淫之作，必欲禁之毁之而后快。其实，《十日谈》何曾是淫书，书中人不过是代表世人，尤其是代表那些已经具有资本主义世欲文明的一代新人，抒发了他们内心的几点真情实意而已。

实在说，资本主义文明从一开始就缺少雄伟壮丽的精神风貌，但他们也无须如此。他们正是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形象，以金钱为旨圭，以个人主义为理想，以竞争为生存方式，以取

得更多的财富为荣耀而走上历史舞台的。但是他们偏能翻手为云，复手为雨，在一片耀眼夺神的金钱与情欲后面，又体现出他们那个时代特有的所谓人的精神。

这当然不是说，只有偷情才是爱情，只有纵情享乐才是近代文明。而是说，《十日谈》正是以这种世欲性的行为和追求，证明了人的自我需求的天然合理性——他无须样样向神明请示，甚至不屑于与神的世界同流合污。

人文主义传统的成熟体现，则表现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形象艺术创造特别是绘画与雕塑方面。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作品，比之文学作品，享有更为崇高的历史地位，而他们之中的杰出创作者们，如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和提香等，成就尤其突出，影响尤其巨大。他们的创作题材，虽然大体上依然不出于古希腊神话和基督教神学的大范围之外，但昔日那些人们只能充满敬畏、顶礼膜拜的神灵一经他们的笔墨工具，都具有了如君似我、类乎常人的风格与情调。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是最负盛名的作品之一，但那画中的人物，其喜、怒、哀、愁更似凡人如我。而他那千古绝唱一般的《蒙娜·丽莎》，只不过是一位洋溢着人间情趣的迷人少妇而已。同样，拉斐尔的圣母像，最是雍容华贵，然而，她使我们得到的情绪反映，绝非神圣不可仰视，而是充满了田园式的温馨情致。至于米开朗基罗的雕塑，浑不似天上的神明，更近乎人间的烈士。而提香笔下的少女，尤其远离神仙灵秀，从头到脚，一派青春情欲。

人啊，人，你竟是这般美丽，这就是人文主义艺术大师们的发现；

人啊，人，你本该当如此，这就是人文主义艺术大师的价值观念。

而他们的这一切创作，都自觉不自觉地体现了人文主义的思想精神。

何谓人文主义？人文主义就是毫无保留地主张以人为中心，一切为了人的发展和幸福的特定的历史性思潮。

人文主义的意义何在？就在于它以无可辩驳的方式反对中世纪宗教神学及其封建文化体系。

不消说，西方人文传统，正是西方哲学得以发达的一大原因。

（2）近代科学蓬勃兴起

自然科学是宗教神学的死对头，在本质上，二者是势不两立的；在宗教神学占据文化统治地位的时候，尤其如此。在那样的时代，除非自然科学永不发展，如一旦开始发展，首先冲击的对象，必然是宗教与神学。

文艺复兴时期，自然科学因为社会文化系统的演变，尤其是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和后来海外市场的发现，也随之发达起来。这时期的自然科学成就，是全方位的，无论天文学、物理学、数学、医学、解剖学、生物学、植物学、化学，都取得重大进展，有些则是具有划时代价值的进展和突破。它们不但在各自的专业领域取得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成就，而且以打破专业界线的传播方式，成为使整个社会文化系统得以改变的基石与门径。特别是哥白尼的太阳中心说和以后血液循环论的出现，尤其具有特别的历史含义。因为这两种学说，对于传统的宗教神学，乃是致命的冲击。虽然这些学说的创立者，其本意并非与神学作对，历史的幽默在于：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

哥白尼生活的时代，在天文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是托勒密的